

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俄] 普希金 著 冯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俄] 普希金 著 冯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俄罗斯)普希金著;
冯春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
ISBN 7-5327-3828-0

I. 上… II. ①普…②冯… III. 小说-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802 号

A. C. ПУШКИН

ПРОЗА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VI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50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俄]普希金 著

冯 春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37,000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7-5327-3828-0/I·2147

定价: 24.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001
出版者的话	003
射击	008
暴风雪	024
棺材店老板	040
驿站长	049
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	063
杜勃罗夫斯基	087
黑桃皇后	185
上尉的女儿	223
题解	368
译后记	374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亲爱的先生，他从小就爱听故事。

斯科季宁：米特罗方很像我。

——《纨绔少年》^①

① 俄国作家冯维辛(1744/45—1792)的喜剧。

出版者的话

我们在筹备出版这本准备献给读者的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很想附上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短文,以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要求。为此,我们曾去向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特拉菲林娜讨教,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至亲,也是他的遗产继承人。可惜,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她建议我们向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们去了信,并且收到下列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未作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注释,把它发表在这里。这封信既是一种高贵见解和感人友谊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

某某先生台鉴:

本月十五日之华翰已于二十三日奉悉。您于信中嘱我详告已故敝挚友与邻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职务、家庭情况及职业与性格,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亲爱的先生,现将我从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一七九八年生于戈留欣诺村,其父母都是高尚的正派人。其已故父亲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校娶了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甫里洛夫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裕,但也可算小康,并善于管理产业。他们的儿子在一个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初等教育。想必由于这位可敬先生的尽心教诲,他养成了阅读习惯,培养了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一八一五年他进了步兵猎骑兵团(番号我已无从记起),在那里服务到一八二三年。他的父母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相继去世,他因而不得不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

伊凡·彼得罗维奇开始管理家业。由于他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松了管理,松弛了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农奴们对办事认真而机灵的村长不满(这是他们的习惯),他把村长撤掉,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村子,她因为善于讲故事而博得他的信任。这个糊涂的老婆子连二十五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奴的干亲家,大家都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竭力纵容放任他们,和他们狼狽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用一种很轻的租赋来代替劳役;即使是这样,农奴们还欺负他软弱,头一年就故意要他优待,此后几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租缴的是胡桃、越橘之类的东西,而且还要赖账。

我是伊凡·彼得罗维奇亡友的朋友，我认为有责任对他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他恢复被他废弃了的旧规矩。为此，我到他那里去了一次，向他要了账册，把那无赖村长叫来，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少主人起初全神贯注地瞧着我查账，但是当查账的结果表明，近两年来农奴的人数增加，而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对这一最初的报告感到满意，就不再听我说下去了。而正当我查出问题，严厉追究这无赖村长，使他狼狈不堪、无言以对时，我却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座位上鼾声大作，这使我大为恼怒。从此我再也不过问他的经济事务，就像他自己一样，让他家的事听天由命去。

可是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因为我深深同情他的这种弱点以及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危害极大的懒散习性，并从心底里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我不能不爱这位如此温柔而又诚实的青年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十分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在他去世之前，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尊重我那些普通的言辞，虽然不管在习性上，在思想方法上或是在脾性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喝醉（这在我们那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很有好感，可又腼腆得像个少女。^①

① 下面有一段轶事，我们认为纯属多余，故未刊载；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段轶事决不会损害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死后的声誉。——原注

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另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用到家庭的各种用途上去了。比如说,去年冬天,她的厢房窗户上贴的纸,就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想必是他的习作。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这些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是他听人家说的。^①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因此我的村子也曾被提到过。这不是出于恶意,只是由于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一八二八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因患感冒,转成高热致死。尽管本县那位医术高明、对治疗鸡眼之类的顽疾造诣特深的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终未能挽回。他死在我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在戈留欣诺村教堂里他父母亲的近旁。

伊凡·彼得罗维奇身材中等,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是淡褐色的,鼻梁笔直,脸白皙而瘦削。

尊敬的先生,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外貌,凡记忆所及,都写在上面了,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些什么可用的材料,我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我虽然非常敬爱作者,但跻身其中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体

① 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每篇小说前面果真都由作者亲笔写着:从某人处听到(职衔或职业和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兹为好奇的读者摘录如下:《驿站长》的故事是听九级文官 A. T. H. 说的,《射击》的故事是听 И. Л. П. 中校说的,《棺材店老板》的叙述者是 B. B.,《暴风雪》和《小姐》是听 K. H. T. 姑娘说的。——原注

面。谨致衷心的敬意。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有责任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愿望,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珍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射击

我们射击了。

——巴拉廷斯基^①

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

——《野营之夜》^②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么人也看不见。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

把他看成老头儿。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国名字。从前他当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许多手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

① 巴拉廷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小说。

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赌客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他也来这里打牌，由于心不在焉，他多折了一只牌角^①。西尔维奥照老习惯，拿起粉笔，把数目加上了。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就向他说明。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伙伴的耻笑，急躁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他气得脸色煞白，两眼闪闪发光，站起来对军官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军官说，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什么事都愿意奉

^① 在纸牌上折角表示加倍下注。

陪,说完便走了。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便一个个放下纸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

第二天,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感到很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然活着。我们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和中尉言归于好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一个人只要勇敢,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个谜,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喜欢我,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跟我无话不谈,态度又是那么诚恳,神情是那么愉快。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瞧着他,我都感到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猜不出原因。看样子,这

使他很伤心；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但我避开了，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从此，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就说等待邮期吧，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互相交流消息，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一般他都在场。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两眼闪耀着光芒。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各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我也等着您。”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您一定要来。”说完，他匆匆走出去了。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于是各自散开了。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只剩下几堵光秃的、弹痕累累的墙壁。我们围坐在桌旁，主人的情绪非常好，一会儿，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酒杯翻着泡沫，不断啾啾作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大家都去拿制帽，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轻声对我说。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抽着烟。西尔维奥心事重重，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他脸色阴郁惨白，两眼熠熠发光，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对我说，“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您一定知道，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喜欢您，我觉得，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我垂着眼皮，默不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您一定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撒谎。要是我能够惩罚P，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那我决不会放过他。”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说得这样坦率，使我不知说什么好。西尔维奥接下去说：

“事情正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去死。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着。”

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

“您没有和他决斗？”我问道。“也许是什么情况把你们分开了？”

“我和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